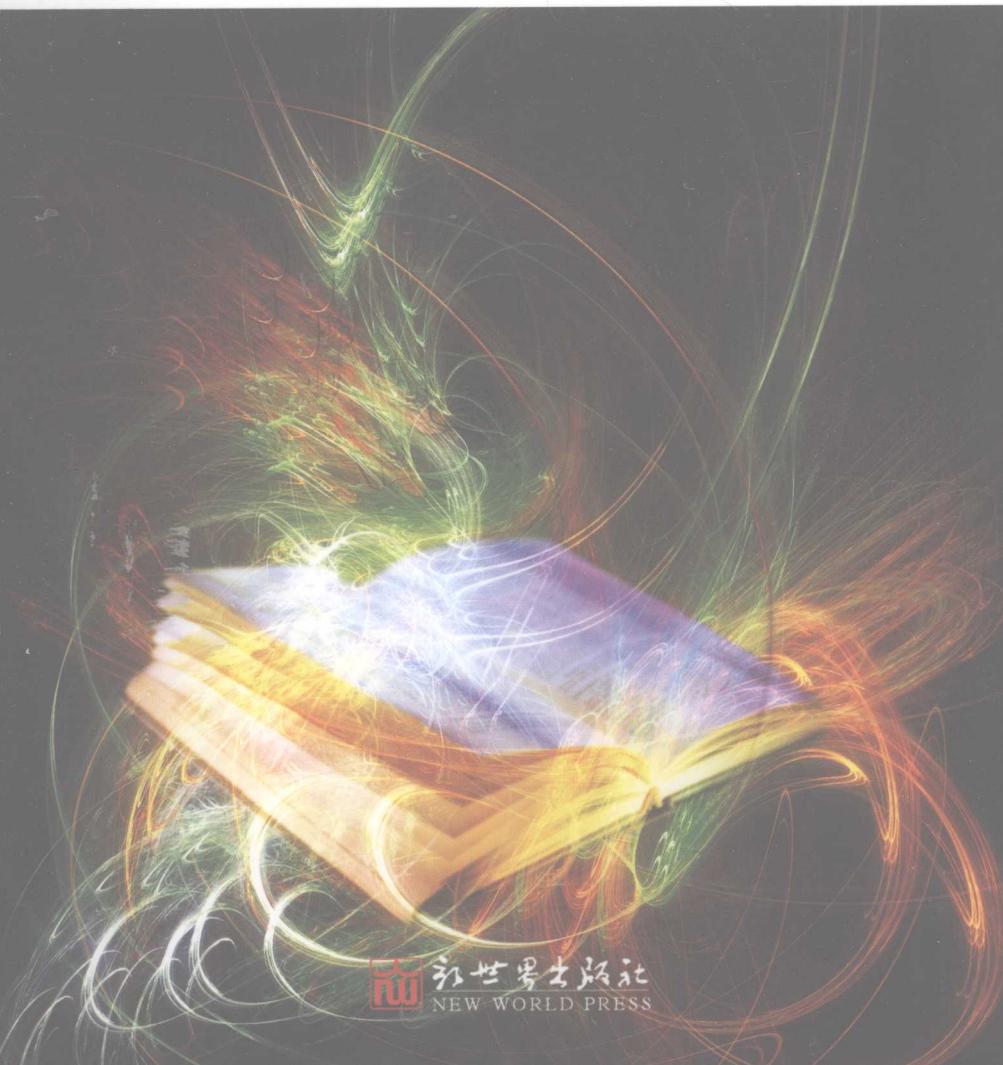


# 魔 書 奇 MYSTERY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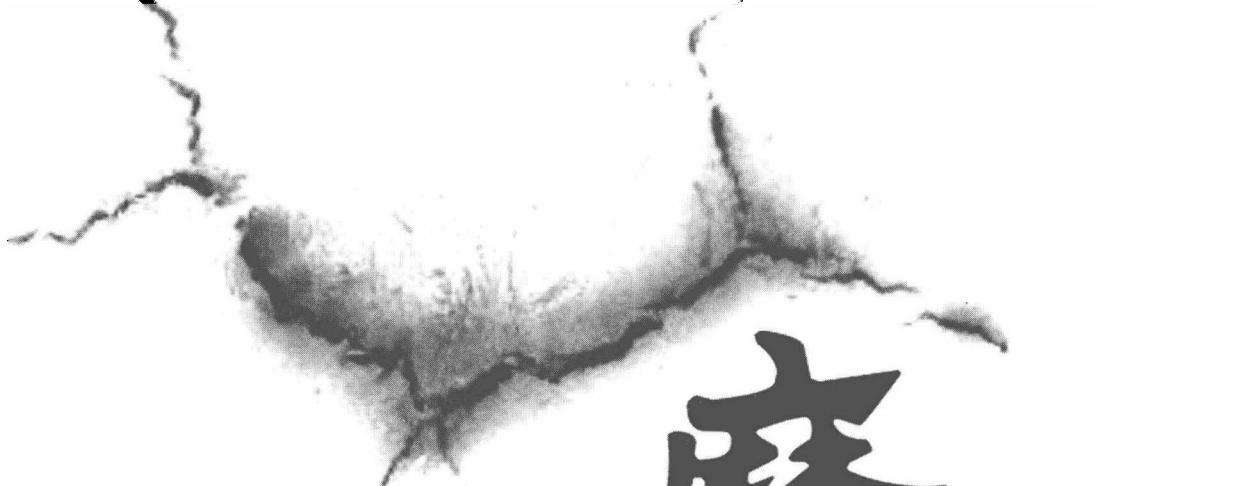
莫争◎著  
莫争异闻手记

隐藏于人性之中的“第八宗罪”

超越《七宗罪》的延伸之作  
让这本使整个编辑部陷入疯狂的恶魔之书  
带你探寻美与罪背后的汹涌暗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魔 書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魔书 / 莫争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104-0657-7

I. 魔…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5416号**

**魔书**

---

作    者：莫    争

责任编辑：熊    嵩

封面设计：Kasumi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150千字    印张：13

版    次：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657-7

定    价：22.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 目录

## Contents

一、黑棋少女的雕刻家	001
二、樱花林中的诡异幻影	021
三、美丽的无头女尸	047
四、导演生命的最终祭奠	065
五、寻找死因的冤魂	086
六、复仇的碎脸女人	100
七、第八宗罪与魔书	122
八、斧头下破碎的爱情	138
九、复活的美女鬼魂	153
十、地狱送来的死亡礼物	165
十一、幕后黑手竟然是他	184
十二、美与罪的真相	195

一  
少 惧 畏 女 的 雕 刻 家

市郊。豪华别墅内灯火通明。

美轮美奂的大厅里回荡着帕格尼尼悠扬悦耳的随想曲，路易十三的醇香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名流云集的客人们衣香鬓影，举杯交谈，愉快地享受着晚会的乐趣。

一只古朴的元代青花瓷器旁站着一个身形瘦削的年轻人，半长的头发随意洒脱，嘴角总是挂着淡然的微笑，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就是颇受读者青睐的悬念小说家——莫争。

此刻他正与几个文艺界的朋友讨论西方意识流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谈笑间他注意到一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大厅。

中年男子身穿价值不菲的意大利名牌西装，留着一头飘逸的

一  
是  
很  
少  
女  
的  
雕  
刻  
家

长发，眼神忧郁、气度不凡、散发出艺术家特有的高贵气质。

“杨先生，您终于来了。欢迎欢迎！”别墅的主人迎上前去，热情地和那男子握手，亲热地拍着对方的肩膀。

杨先生显然是主人久候的贵客，许多名媛佳丽顿时蜂拥到他的身边，想要和他搭上几句以图来日能飞上枝头变凤凰，那嗲声嗲气比起台湾的林志玲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莫争，您好！”莫争的身后响起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

莫争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读者——秦小莉。她就读于本省一所重点大学的广播系，莫争去她的大学做图书宣传时，因她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而意外结识。

秦小莉今晚穿了一套月白色的复古晚装，身上喷着芬芳的樱花香水，精致古典的脸蛋与袅娜苗条的身材立刻吸引了无数男士的目光。

刚抵达的杨先生手持高脚杯，一边朝客人们纷纷致意，一边走向那只价值连城的元代瓷器。

转眼间，异变突生。

当玉树临风的杨先生经过莫争身边，他的视线扫过秦小莉的脸时，脸上陡然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扭曲战栗的异样表情仿佛行踪败露的逃犯被警察包围一般，眼球突出，嘴微微张开，传出牙齿碰撞的“咯咯”声。他向后退了两步，身形摇晃了几下，手中的玻璃高脚杯随着颤抖摔到地上，“哗啦”一声裂成无数尖锐的碎片，刺穿他不堪回首的往事。

“杨先生，您没事吧。”周围的美女拥上来关切地问。

杨先生用手紧紧捂住太阳穴，一副头晕目眩的样子。

“您怎么了？”秦小莉友好地走上前去，她在大学里选修过一些紧急救护的常识，想看看自己能否帮得上忙。

“不！不！……你别过来，别过来……”杨先生忽然失态地大叫起来，他一边挥手，一边趔趄地后退以躲开秦小莉，“你不要过来！”他撞倒了自助席上的香槟和水果，器皿掉落到地上引起一阵喧哗，大理石地板上一片狼藉。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惊愕地注视着杨先生和秦小莉，谁都不知道温文尔雅的杨先生为什么一见到美丽可爱的秦小莉就大为反常，失态于人前？

“杨先生，您怎么了？”莫争上前一步，想去搀扶脚步踉跄的杨先生。

“你走开！走开！”仿佛莫争的手上有致命的病毒，杨先生奋力将他推开，地上酒水四溢，莫争差点滑了一跤。

秦小莉愣怔地站在原地，美丽的眼睫毛忽闪着。

但在杨先生的眼里，她的美恰恰是她的——罪！

杨先生失魂落魄地撞开大厅的旋转门，刚巧一个服务员捧着一盘红酒走进门，鲜红的美酒撞飞空中，像鲜血一样洒得满地都是。杨先生也不道歉，狼狈地逃出了别墅。

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男人像一只受惊的野兽仓皇得逃离，这古怪而滑稽的场面让在场的客人无不目瞪口呆。

“我是不是化妆得不好？”秦小莉摸着滚烫的脸颊低声问莫争。

“是啊，像母夜叉一样！”一个朋友开玩笑道。

“哇——”秦小莉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捂着脸匆匆跑进了洗手间。

“无聊！”莫争回头狠狠瞪了那人一眼，今天晚上的聚会气氛本就有些不对劲，他不该在这种时候还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当然，真正的游戏还没正式开始……

聚会因为这样的意外不欢而散。

莫争送秦小莉走在回去的路上。

皎洁无瑕的月光撒满空旷悠远的街道，凛冽刺骨的凉风从身后吹来，让人感到脊梁冷飕飕的。

“小莉，你以前认识杨先生吗？”莫争狐疑地问。

“我从没有见过他，今天我们是初次见面啊。”秦小莉低着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听主人说，杨先生是刚从法国回来的一名雕刻家。你们真的不认识？”莫争再次问道。

“我说过不认识就是不认识！”秦小莉撅起嘴生气了，“莫争，我们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难道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吗？”

“对，对不起，”莫争有点尴尬地搓了搓手，他扯开话题，“你好像大四了，快找工作了吧。”

“嗯。我现在在都市音乐频道实习。”秦小莉点点头。

“不错不错！”莫争客套道，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对了，你不认识杨先生，但杨先生可能认识你。”

“你什么意思？”秦小莉如坠云雾。

“你在电台做的是什么节目？”莫争卖了个关子。

“‘午夜谈心’，你一定听过吧。”秦小莉颇为自豪，但她的心里又飞快掠过一层阴影。“午夜谈心”是一档收听率非常高的电台节目，许多在工作、事业、爱情上遭受挫折的人都会在静谧孤独的深夜打进电台的热线，对善解人意的主持人诉说自己心中的烦恼与苦闷。

“杨先生很可能是你的听众。”莫争猜测道，“甚至你们可能在电话里聊过。”

“哦，确实有这个可能。”秦小莉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不过，他为什么见到你会落荒而逃……呃，这是一个问题……”莫争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你有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他怎么会害怕你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呢？”

“去去去，你这只大灰狼！”秦小莉被莫争的鬼脸逗乐了，俏皮地捏了一下他的鼻子。

莫争嬉笑着躲开了。

“莫争，看你往哪儿逃！”秦小莉转嗔为喜，一边喊着一边追了上去……

“杨明志。男。36岁。颇负盛名的旅欧雕刻家。曾以雕像作品《少女的期盼》获得毕加索艺术大奖。后留学法国专攻西方雕塑，近年回国发展，任某国际著名文化传媒集团的远东区域执行总裁……”

深夜的电脑旁，莫争对着杨明志的资料陷入了沉思……

翌日。

莫争拿起一份早报，一则新闻的标题瞬间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

“电台播放神秘音乐，黑色旋律诱人自杀。”据报道昨晚一家电台在节目中播出一盘神秘的音乐带。但在曲子播出后，许多收听过音乐的听众情绪波动很大，甚至引发轻生的念头，有数名青年男子已在诡异的死亡旋律里永远睡去了……

莫争急匆匆地打开电视。

“我的儿啊，你怎么能抛下妈妈啊……他整晚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听那首歌，不停地重复，不停地重复，第二天我们撞开门就……”死者的母亲在记者面前痛哭流涕地说。

“是什么歌呢？那首歌是怎么来的呢？”记者问。

死者的妹妹啜泣着回答：“是哥哥用录音机从电台节目里录下来的……”

细心的莫争注意到一个细节，出事的那家电台正是秦小莉实习的都市音乐频道！

会让人死亡的神秘音乐？莫争联想起了历史上的一宗音乐奇案——

五十多年前，音乐史上曾发生过一桩著名的“音乐奇案”，人们因为听一首乐曲而自杀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

那首曲子就是法国作曲家鲁兰斯·查理斯创作的管弦乐曲——《黑色的星期天》。

《黑色的星期天》当时被人们称为“魔鬼的邀请书”，至少有100人因为听了它而自杀，因而曾被查禁长达13年之久。关于作曲家本人创作曲子的动机，连精神分析家和心理学家也无法做出圆满的解释。由于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美、英、法、西班牙等众多国家的电台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号召欧美各国联合抵制《黑色的星期天》。

这首杀人的乐曲终于被销毁，作者也因为内疚而在临终前忏悔道：“没想到，这首乐曲竟给人类带来如此多的灾难，让上帝在另一个世界惩罚我的灵魂吧！”

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没想到这魔鬼之曲又重现江湖了！

莫争是个悬念小说作家，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题材。

他立刻去找秦小莉，想弄清那盘神秘音乐带的来源，殊不知，他们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卷入一个奇谲诡异的漩涡之中。

电台的门口此时已是门庭若市。许多媒体的记者和好事的群



众挤作一团，闹哄哄地像游行示威的难民。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死亡旋律离奇害命的新闻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莫争打了手机约秦小莉在电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

咖啡厅里播放着理查·克来德曼的钢琴曲，但那舒缓柔和的音乐竟然让莫争心中隐隐发毛。所有的音乐只由七个音符组成，可是只要音符的顺序、高低、强弱的位置有所调换，悦耳的绕梁之乐转瞬就会成为催命夺魄的死亡旋律。

“我很好奇，那首曲子是怎么来的？”莫争联想到《黑色星期天》不由好奇地问，“曲名叫什么？”

“是一个听众寄来的，曲名叫《美丽的魔鬼》。”秦小莉解释说，“现在很多怀才不遇的音乐创作者，经常把他们制作的小样传到电台或者网络上。”她啜了一口咖啡，轻启粉唇，姿态优雅，莫争真不明白为什么杨明志会那么害怕她。

“美丽的魔鬼？”莫争琢磨道，“魔鬼历来是丑陋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古怪的曲名？”

“可能是因为魔鬼往往戴着虚伪而美丽的面具。”秦小莉猜测说。

莫争点头赞同：“现在闹出这么大的事，电台准备怎么处理？”

“电台已经把样带销毁了，并下令DJ以后不得随便播放听众寄来的曲子。导播对一切打进热线的电话也将进行实名登记等等。”秦小莉叹了口气说，“电台的工作压力真是挺大的，难怪美瑰姐也看不开……”

“美瑰姐怎么了？”莫争吃惊地问，“对了，印象中以前的午夜谈心节目一直是她主持的，怎么突然换成你这个新人了？她是高升调职了还是被其他广播公司挖走了？”

“都不是。”秦小莉惋惜地说，“她死了。”

“怎么会这样？她积劳成疾？”莫争同情地问。

“不知道。有人在海边的悬崖下发现了她的车子，她把自己纯洁的灵魂奉献给了浩瀚的大海。”说到这里，秦小莉的眼眶涌出了晶莹的泪花，“是美瑰姐介绍我进电台的，她一直很照顾我……”

莫争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好端端的为什么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她走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

“没有，但是听同事说，她做的最后几期节目，都有一个神秘的听众打进电话，反复地说一句话……”

“什么话？”莫争追问。

“所有的美都是罪恶的。”秦小莉幽幽地说。

美丽的魔鬼？所有的美都是罪恶的？莫争被这一连串违背常理的定义搞糊涂了，但他又觉得杨明志的失礼、电台的死亡乐曲与著名主持人的离奇死亡之间存在某种神秘莫测的关系。

那个神秘的听众到底是谁？

莫争想，只有找到他，所有的谜团才会被层层揭开吧！

一轮弯月被薄云所遮掩，城市里隐藏着心灵崩溃的危机。

莫争与秦小莉从咖啡厅里各怀心事地出来。

“小莉，好好照顾自己，工作不要太累了。”莫争温柔地叮嘱道。

“你也是，看点轻松的小散文，别想太沉重的话题。”小莉嫣然一笑，两人的眼神中露出一种默契与感动。

秦小莉继续回电台工作，莫争则一个人落寞地走在大街上。

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莫争望着阴霾的夜空发呆，危险无处不在，生与死，只是一线之差。



他感觉命运被一股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所牵引，他迫切地想找出事情的真相。

但是扑朔迷离的案情毫无头绪，他不认为这对一本悬念小说来说是一个好的开端。

正在他试图整理思绪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人——杨明志。

杨明志开着一辆白色宝马，在一家百货商场门口停车。

莫争忽然想冒一次险，他灵机一动，迅速跑到杨明志的车前：“杨先生，真巧，又见到你了！”莫争做出一个热情的握手动作。

杨明志愣怔了一下，眼神警惕地注视着莫争，勉强伸出他修长的手。

“您忘记了吗？在上周的派对上我们见过一面的。很幸运又遇见您！”莫争旧事重提，那晚美女吓跑帅哥的一幕浮现脑海。

杨明志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飞快地收回他的手：“一面之交而已，何必这么客气！”他砰地关上车门，转身朝百货商场的门口走去。

“杨先生，您真的对那位小姐有什么意见吗？人家可是个美女哦！”莫争在身后紧追着挑衅道。杨明志如果不理他就说明那晚的失态只是个意外，那莫争从此便不会再对他纠缠下去。

但是杨明志却突然站住了脚，回头愤怒地盯着莫争，两眼射出凛冽的冷光：“你是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希望你去向那位小姐道歉，你让她在众人面前很难堪。”莫争的要求听来合情合理。

杨明志犹豫了一会，收敛起眼中的凶光，依然冷漠地说：“对不起，我还有事，我不想再和你多费口舌！”

杨明志脸上的明显变化被莫争看在眼里，于是继续傲然地

说：“杨先生，何必要逃呢，你知道，有些事是逃不掉的。”莫争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

听到这话，杨明志的脸都气绿了，他回头朝莫争一步步逼近，莫争昂头与他冷酷对视着，却被他瞳孔里散发出的咄咄逼人的杀气惊出一身寒意。

莫争的眼皮撑不住眨了一下，只是一瞬间，喉咙就被一双钢铁般的大手给扼住了。

杨明志竟然想在光天化日之下掐死他：“我要你闭嘴！闭嘴！”杨明志歇斯底里地狂吼，甩动着强壮的胳膊，使出浑身的力气。

莫争只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面颊涨得通红。但他也并非那种弱不禁风的读书人，早在大学的时候，莫争就夺取过大学生业余组散打冠军。

关键时刻，莫争一边用手尽量掰开杨明志的手腕，一边抬起右腿朝着杨明志的左膝盖猛踢过去。杨明志中招，“扑通”一声单膝跪地，进攻的手自然也松开了。

一招未平，一招又起，莫争的右腿刚落下，飞速扬起的右手紧贴住杨明志的脖子。

杨明志输了。

“住手！住手！不准打架！几名百货公司的保安冲出来阻止两个人。

“这两个人文质彬彬的怎么也打架啊！”有路过的漂亮小姐在一旁不解地嘀咕着。

“那个年轻的身手真好呢，人长得又帅！”

“不！我觉得还是那年纪大的有魅力！”

莫争与杨明志听了，豆大的汗从额头滚落下来。

“两位要不要报警？”保安见两人的穿着打扮不像是无所事事的小流氓，为难地问道。

莫争整理了下起皱的衣领，抖掉灰尘，朗声道：“杨明志！我知道你心里有鬼！我一定会带着她再来找你的！我知道她是你的梦魇！”

杨明志的脚都软了，他狼狈地跌倒在地：“你，你太过分了……别带她来……我，我不是故意的……”

杨明志竟然会如此忌惮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这恰恰是莫争深感兴趣的一点。

他决定亲自揭开这个谜底！

星期天。

莫争打了电话给秦小莉，想约她谈谈最近电台的怪事，以及她对整个疑案的想法，他要汲取生活素材写一本悬念恐怖小说，当然他暂时还没把那天与杨明志在商场外斗法的事告诉秦小莉，她知道了不捏自己鼻子才怪呢！

但秦小莉抱歉地拒绝了，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她都必须到教堂去做

礼拜。

莫争有点失望，但他随即又做了另一个打算，他要去采访杨明志！

莫争虽然是个自由作家，但他同时又是隶属于本市的杂志和报社的编外记者。所以他毫不费劲就找了一个摄影师，一起驱车来到了杨明志的住宅。

杨明志的住宅位于城郊的一处豪华别墅区，欧式风格的尖顶阁楼，红色的琉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墙面上被茂密的常春藤占

一  
是  
少  
女  
的  
雕  
刻  
家

据，别墅前有一个精致的中国式庭院。中西合璧，设计自然，十分适宜居住。

莫争上前伸出左手按了按门铃，内心忐忑不安，考虑到他与杨明志的误会，他猜测杨明志多半不会接受他的访问。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愿意全力以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是莫争的性格，也可能因为莫争是个与众不同的左撇子吧。

一个苍老的管家颤巍巍地打开门，他有点耳背，莫争拿出记者证向他解释了好一会，还谎称自己是杨明志的高中同学兼同乡云云，管家才打开了门让莫争和摄影师进去。

杨明志不在家，原来他也是基督教徒，去教堂做礼拜去了。

管家让莫争和摄影师在楼下的大厅里稍等。

莫争抬头打量着杨明志的家，如此轻易就进入了杨明志的地盘，顺利得有点出乎意料。

大厅里富丽堂皇，布置高雅。明代的紫檀柜子里摆满了杨明志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千奇百怪的艺术品，有印度安人的羽毛头饰、非洲食人族的有毒长矛、西藏康巴族巫师用人头颅骨做的酒杯等等。墙上还挂着杨明志与各国艺术家名流的合影以及获得的无数奖项。

管家泡了两杯茶给他们，又到庭院里去干别的活去了。

莫争与摄影师喝过茶，左等右等，还是不见杨明志回来。

这时耳边忽然传来“喵”的一声猫叫，那声音绵长而低沉，仿佛是地狱里传来的痛苦呻吟。

莫争觉得很奇怪，于是蹑手蹑脚地顺着猫的叫声走出大厅，他发现大厅的后面有一个地下室的入口。入口处遮着一块一米见方的铁板，边缘已经有点生锈，但抓手还很光滑，说明这个地下室还是比较常用的。铁板下，猫哭泣的呜呜声还在继续。



莫争跪在地上，从铁板的缝隙里窥探地下室的情况，就像一个在森林里迷路的小孩子，无意间发现了通往地狱的入口。

微弱的光穿过那条微小的缝照出那只猫的模样，它长着一身黑黝黝的皮毛，绿莹莹的眼珠瞪得莫争头皮发麻，它的目光充满了敌意和不祥，刹那间，一股冰冷惊慌的恐惧弥漫全身。

莫争壮着胆子移开地下室的铁板，当缝隙越来越大，那只黑猫突然“嗖”地蹿了出来从他身边闪过，像一缕黑烟般消失在厅堂的尽头。

地下室的光线很昏暗，令人窒息的空气也比地面上阴冷许多，有一股令人呼吸困难的阴湿土壤味。莫争揉了揉眼睛，尽量让自己能适应地下室的阴暗环境。

但是他总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那是一双在黑暗中守候了多年的眼睛，等待着温暖的光明的救赎。

莫争缓缓地爬下楼梯，双脚着地后他转过身去，黑暗中的一幕让莫争呼吸急促，瞳孔收缩，心跳加速，他看到了她——一个女子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中。

天哪！我的上帝！

莫争看到了秦小莉！

一动不动的秦小莉！

在昏暗阴森的地下室角落里，秦小莉双目呆滞，对于有人闯入没有半点反应，如同一具没有知觉的尸体。

更可笑的是她身上还穿着十年前那种早已过时的服装，表情僵硬，仿佛已经死去了多年。

不可能的！

莫争早晨才和秦小莉通过电话，她明明在教堂里虔诚地与神